



百读不厌的
经典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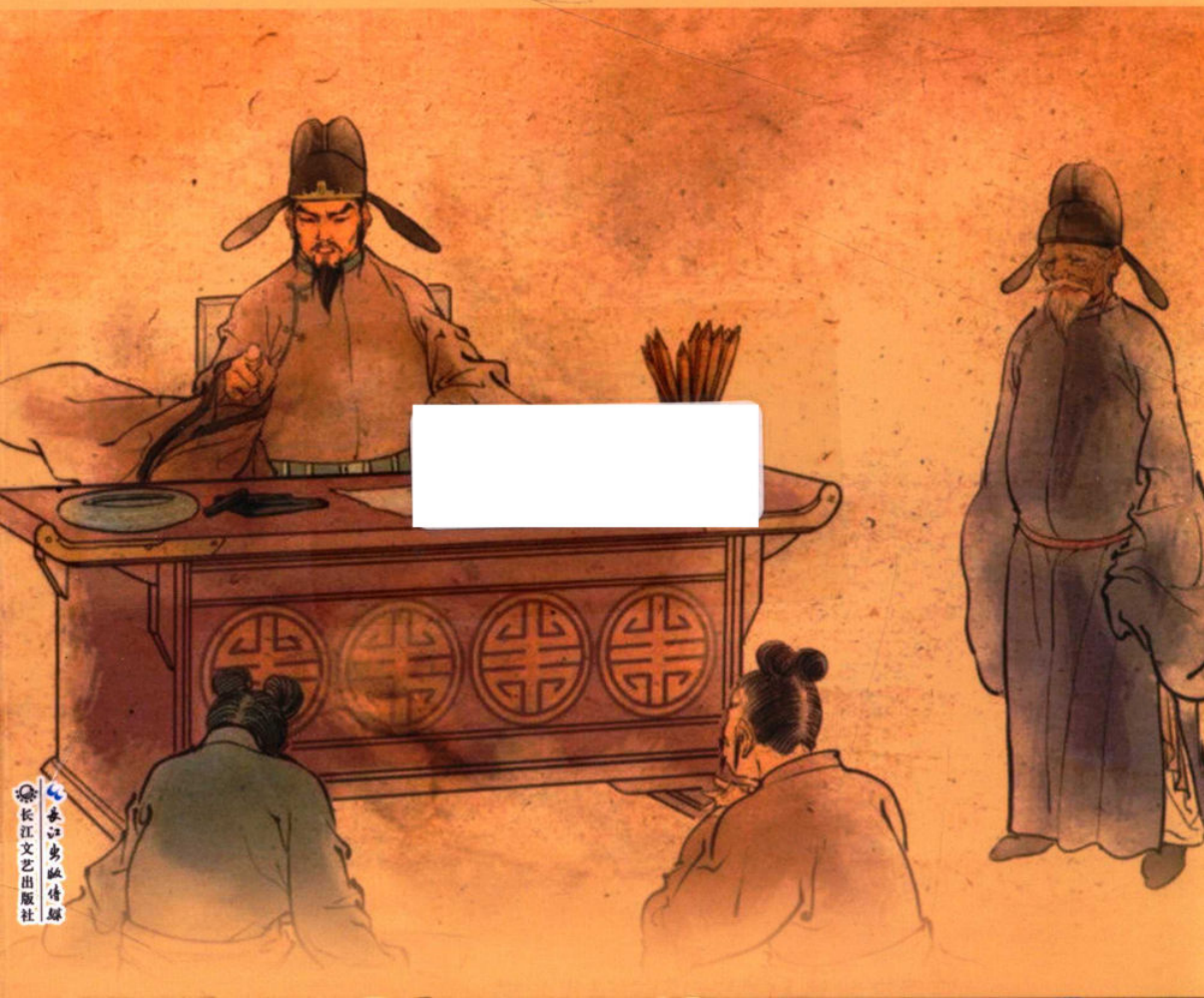
国学大师南怀瑾推荐

列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必读书目

风靡全球的“大唐神探”，西方汉学大师之杰作

狄仁杰探案故事

(荷)高罗佩◎著 郑庆庆◎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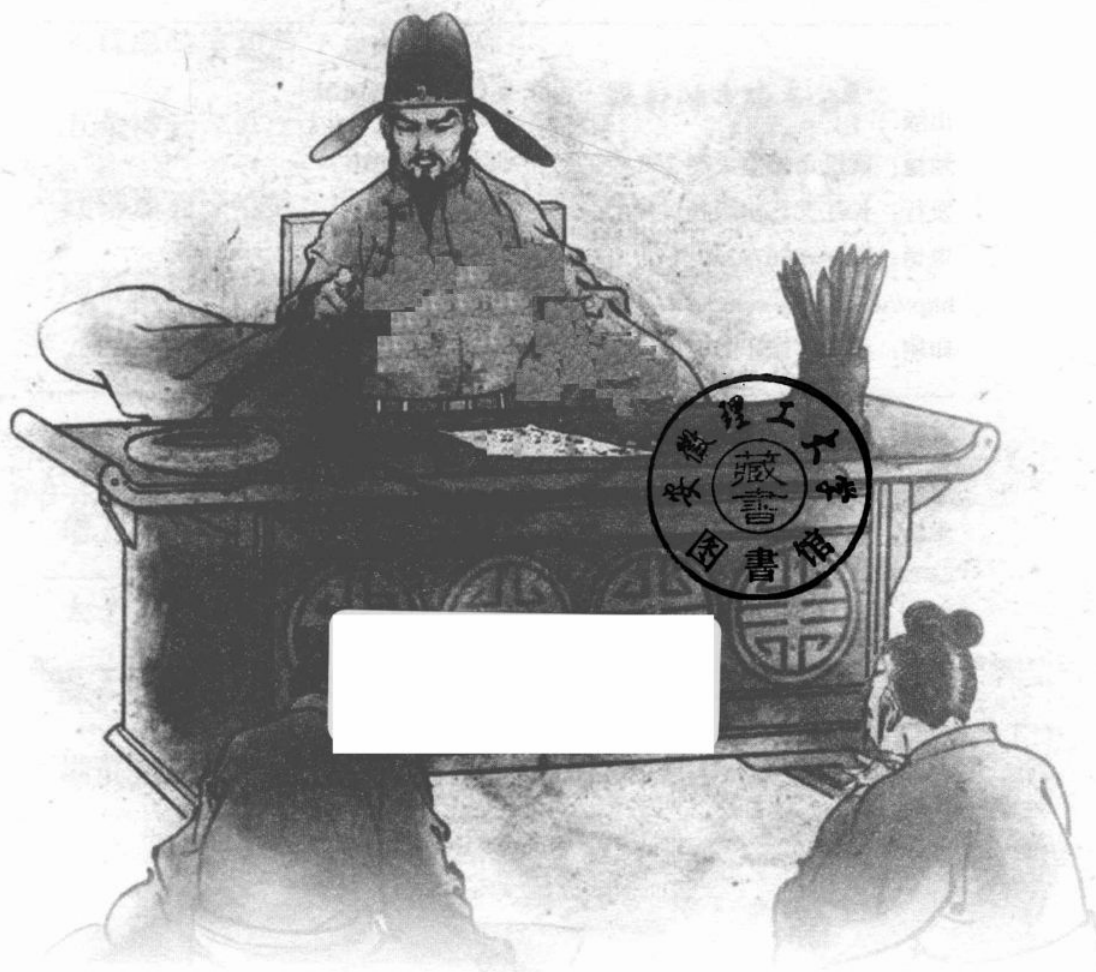


百读不厌的
经典故事

狄仁杰探案故事

(荷)高罗佩◎著

郑庆庆◎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仁杰探案故事 / (荷)高罗佩著;郑庆庆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4
(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
ISBN 978-7-5702-0819-7

I. ①狄… II. ①高… ②郑…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844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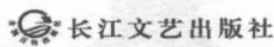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田敦国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笑笑生设计

责任印制:邱莉 胡丽平

出版: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19 插页:1页

版次: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253千字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玉珠串与宝葫芦 / 001

五朵祥云 / 072

红带黑箭 / 086

雨神秘踪 / 102

莲池蛙声 / 123

两个乞丐 / 139

借刀杀人 / 153

太子棺柩 / 169

除夕疑案 / 182

湖滨案 / 191

玉珠串与宝葫芦

第一章

细雨淅沥，狄公不知不觉已在森森密林之中策马骑行了半日，却仍不见半个人影。望望头顶苍郁掩映的松林和青灰的苍穹，黑云压顶，他不禁心生忧虑，眼看一场夏日的暴雨将不期而至。

时值暑月燠热，狄公头上的黑弁帽，身上的赭衣袍早已透湿，脸上汗水雨滴流成一片，湿津津的，串串水珠挂在浓密的长胡须上，闪闪发亮。正午离开上个村庄时，有人曾告诉他顺着道走，不出一个时辰便可穿出这片密林，晚饭前可达清河镇，可如今已走了半日有余，竟还在这林子里打转，想必是贪恋风景而迷了路。

暮色渐近，众鸟归林，马蹄践踏着残枝败叶，溅起一串串污水泥浆，散发出阵阵霉烂气味。假如天黑之前还赶不到清河镇，便只好在这林间露宿了。想到此，他心中叫苦不迭，轻叹一口气，解下系在马鞍后座的棕色大葫芦，仰脖“咕咚咕咚”地饮了几口水。葫芦里的茶水尚存余温，喝在口里竟有一股馊腐之味，狄公不禁皱了皱眉。

狄公低头揉揉被汗水渍痛的双眼，猛然一阵蹄声由远及近，他抬头一望，几欲呆住，只见前面林木间晃悠悠闪出一位长相打扮与他一模一样的骑者，黑帽赭衣，发须浓密，巧的是他的马鞍上也挂着一只棕色大葫芦。

狄公难以置信地又揉揉眼睛，待细看后，乃长舒一口气。原来适才眼

花，竟将一位发须花白的骑驴老翁错看成自己的幻象。对方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长耳老青驴，驴背上还架着两杆长矛，狄公不由暗中紧握住腰下佩着的雨龙宝剑的剑柄。

老翁骑驴来到狄公马前，用一双大眼上下打量着他，似在寻思。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沟壑纵横，宽大破旧的衣袍套着一个伛偻的身躯，仔细一看，原来驴背上的两杆长矛是一双拐杖。

狄公顿时松懈下来，忙拱手道：“老丈见礼，在下在这林子里走迷了道，面前这条路可是通往清河镇的吗？”

老翁不语，浑浊的目光却停留在狄公马鞍上悬着的大葫芦上，半晌乃笑答：“大夫顺着这条道走下去便是清河镇，不过可要绕大弯了。老朽正无事，指引你一段吧！”

看来那老翁必是将他认作走江湖的郎中了，这时候也只有郎中才会悬壶行医，独走林间吧。狄公赶忙道了声谢，又笑道：“恕在下唐突，想来老丈亦是个大夫了？”

老翁哈哈大笑道：“老朽只是个云游四海的道人罢了。”

“那老丈葫芦里装的是什么宝贝？”

老翁拍拍驴背上的葫芦，笑言：“这葫芦里空空如也，可不比你那葫芦里藏的灵丹妙药啊！世间万物皆空。唯其空，便能包容万物，空即是满，少即是多。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啊！老朽只是喜欢这葫芦，故常带身边，这里的人都称老朽为葫芦先生。”

狄公唯唯称是。

葫芦先生又道：“适才闻足下言语，不似江南人士，莫非是到此云游？”

狄公不言暗忖，这老翁既是尘俗外的道士，必不会对他的真实身份有甚关心，何不将计就计，默认自己就是大夫。

葫芦先生又也斜了狄公一眼，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令人察觉的微笑。

二人一前一后走了十来步，葫芦先生忽而转头道：“我刚从镇上出来，听说河里捞起一个人，大夫，我们不妨顺路去下河边，或许那人并未淹死，你也好帮忙看看。”

狄公答应了，策马跟上葫芦先生。

二人穿过密林小径，不一刻，果然转出了林子，眼前一片开阔良田。田边一条泥泞小路一直延伸到清河河岸，此时，细雨暂歇，只见水光粼粼，河面雾霭氤氲。远眺草木丰沛，川泽广远，佳气郁郁，风景十分秀丽。道路两旁的农舍，青砖碧瓦，屋舍齐整，所到之处，路人村民，衣着光鲜，神色悠然，不见衣衫褴褛的乞丐和流浪汉。

狄公道：“此地甚是富庶啊！”

“大夫有所不知，此地虽小，却四通而八达，尤以河道交通为盛。这大清河上有一幢著名的皇家行宫，唤作‘碧水宫’，就在这松林的另一边，紧邻清河的东门。”

岸边的鱼市早散了集，宽阔的码头上围着一群神色慌张的百姓。一位头戴金盔，红色领巾的校尉正端坐在一匹高头骏马上沿岸巡走。一小队军卒正在吆喝着驱赶人群。

葫芦先生翻身下驴，从驴背上拿下他的拐杖支着身子，一跛一跛地挤进人堆里。狄公也下了马，紧紧跟在后面。

围观的众人似乎都认得葫芦先生，纷纷为他让出一条道。

“葫芦先生，此人是青鸟旅店的账房戴民。这后生前日还好端端的，怎料一时间竟被人害了。”有人小声告诉葫芦先生。

狄公在旁边的一棵古树上系了马，又将葫芦先生撇下的青驴牵过一并系了，也挤到了人群中。

四名军卒正在用力推搡拦住人群，不让他们靠近尸身。狄公挤到葫芦先生身后，踮脚一看，不禁一阵寒噤。死者仰面瘫在地上，身上的皮肉因河水浸泡的缘故而肿胀发白，生前似遭百般摧残荼毒，双足被烈火炙烤过，双手被剁下，与臂膊尚未断绝，粘贴在血涔涔的衫袖内。肚腹被切开，五脏六腑清晰可见，污浊的肠子从肚内流出，臭秽不堪。死状可怖，面相狰狞，叫人触目惊心。一个兵曹兼仵作正围着尸身认真检验。

突然见一个枯瘦干瘪的男人挤进人群，大声叫喊：“这断胳膊上的包裹是我的！他偷走了我的银子，活该！”

那兵曹从尸身上取下一个蓝布包裹，厉声喝骂那人，叫他休要妄言，便将包裹呈给马上的校尉。

“这是青鸟旅店的魏成魏掌柜，此人是个见钱眼开的势利小人。死者是他柜上的账房，唤作戴民。”葫芦先生轻声告诉狄公。

狄公见那魏掌柜身旁还站着一个水灵灵的姑娘，年方二八模样，容貌俊俏，身段娉婷，蓝裙红衫，十分秀气。她看了一眼死者，便将目光移开了，脸色变得惨白。

校尉终于发话：“将尸身权且抬回军寨，把青鸟旅店的魏成和两名发现尸身的渔夫一并押回军寨，等候查问。”

校尉调转马头，扬鞭沿一条青石板大街向军寨营盘飞驰而去。兵曹指示几名军卒用担架抬起戴民的尸身，又押了魏成和两名渔夫一同跟去。

人群散去，狄公一面去那古树上解下缰绳，一面问葫芦先生：“死者是市镇上的百姓，为何是军衙而不是县衙来鞫审此案？”

“还不是因为那‘碧水宫’，因皇家行宫在此的缘故，这清河镇并无地方县衙，上下一应军民政务、刑名官司都归驻守于此的御林营军寨管摄，适才那骑高头大马的便是营房里的军司校尉。罢了，罢了，大夫既已到了清河镇，何不一游？从那条大青石板路一直向南，便是镇上热闹的市廛了，那里有两家大旅店，一家叫九霄旅店，一家就是这出事的青鸟旅店。大夫自顾去投宿便好，老朽这就告辞了。”说着，他便骑着老青驴，拐进条窄巷，消失在狄公面前。

狄公牵着坐骑沿着青石路慢慢行，眼见街角有一家铁匠铺，狄公赶紧将马牵到铺内，给了铁匠一把铜钱，吩咐他将马刷洗一番，好生喂点儿麸料，牵去后厩拴上，翌日一早他再来领取。

狄公原打算在这清河镇消遣两日，放松心情，游历山川，怡然垂钓，谁知竟遇上了这戴民的人命案，原本悠闲的心绪又被扰乱，心中久不平静。他很想知道军寨中的那位校尉将会如何审理此案，边走边想，不觉双腿愈发沉重，口干舌燥，于是他径直步入了街头的一家茶肆。

茶肆内人声鼎沸，茗雾缭绕，茶客们一面津津有味地品着香茗，嗑着

瓜子，一面谈天说地，东拉西扯，大都在议论今天发生的惊人命案。狄公拣了一张桌子坐下，茶博士殷勤来侍应，不一刻便端上一壶热茶。

茶客们叽叽喳喳，狄公顺势捡了个耳漏。一个长者模样的人道：“魏成胡诌，戴民不会偷他的银子。”邻桌的另一个年轻人道：“铁匠说戴民在他那儿租了匹马，说是要去看一个患病的远亲，半夜便出了城。”茶肆内客人络绎不绝，只言片语听得不大真切，大抵是说戴民为人本分，竟遭此横祸，死得太惨云云。茶客愈来愈多，人声嘈杂，狄公又坐了会儿，想到投宿的事还没有着落，无心久坐，胡乱呷了几口茶便赶紧付账出了茶肆。

天又下起了毛毛细雨，狄公在对街的小摊上买了一块油毡布，罩住头肩，便快步往市廛热闹处走去。市廛在御林营军寨的南头，沿着大路走过两个街口，便是军寨辕门。一路行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人烟辏集，店肆楼屋，鳞次栉比，十分繁华。走过军寨辕门，狄公忍不住好奇地抬头望了一眼高耸的堡楼，朱漆大门上书“御林军寨”几个墨黑大字。高高的雉堞边一位兵曹正在对两名值守的军卒问话，狄公的目光恰好与他打了个照面，那兵曹便是刚刚在码头边验尸的仵作。

狄公刚要离开军寨辕门，那兵曹却下了堡楼，迎面而来，疾步走到狄公面前：“先生留步。军司苏校尉要见你一面，卑职已在此恭候多时了，请随我来。”

狄公惊讶不已，刚欲开口，那兵曹迅疾打开了堡楼的一扇小门，指着通向堡楼里面的石级，请狄公上楼，狄公无可奈何只好服从。还没爬上三四级石梯，只听身后“啞当”一声，那兵曹已将堡楼的铁门关合，又重重地挂了一把碗口粗的大锁。

第二章

兵曹领着狄公沿着盘旋的石梯上到二层，穿过昏暗的走廊，在两扇厚重的朱红橘子的铜环上拍了几下。门开了，狄公只觉眼前豁然开朗，室内敞阔，灯明火亮。一位彪悍威武的校尉坐在书案后的椅子上，一看狄公进

来，忙不迭起身恭迎。狄公定睛一瞧，原来正是少顷在码头上见到的那位军司校尉。

“狄县令大驾光临，小校有失远迎，罪过罪过。”苏校尉堆起一脸笑，“卑职姓苏，名炳天，忝居军司校尉，狄县令请上座！”一面又吩咐，“柳兵曹权且退下，今番由我自己款待狄县令。”

狄公望着星目剑眉，身躯凛凛的苏炳天，脑海里未存半点熟识印象，更觉一头雾水：“足下如何认识我来？”

苏炳天嘻嘻一笑：“两年前在汉源县时曾见过一面，狄县令贵人多忘事，哪里会记得我这个小校。”

“今日在码头上，你便认出我来了？”狄公问。

“的确。今日在码头上时，见你正站在葫芦先生身旁。狄县令此番来清河镇，莫不是有公务在身，不便张扬，故此微服装扮？”苏校尉故意拖长了声音，慢慢斟上一杯茶便不再言语，似等着狄公接话。

狄公道：“只因我县境内的一桩公案，十日前我去州府回禀案情。事毕，回濮阳途经清河镇，早闻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便打算流连此地钓鱼，游游山水，也好清闲两日。我的两名亲随马荣、乔泰被后山关帝庙旁七里庄的庄主留下，协助他们打野猪哩。两日后，他们便来这里与我会合，共回濮阳。故而不好惊扰地方，徒生事端。”

苏炳天笑言：“狄县令还有这般闲情雅兴？敢问你这葫芦从何处得来？”

“路过关帝庙时，庄主临别所赠。天气炎热，行路时可备凉茶，也好解渴。不料那葫芦先生竟将我认作行走江湖的郎中。校尉可知，那葫芦先生是何来路？下官见他行踪多有蹊跷。”

“那葫芦先生乃一隐逸高士，来这清河镇上也有四五年了，独自隐居于后山松林的一茅庐内，修身养性，不问世事。”苏炳天瞟了狄公一眼，接着说，“狄县令倘若真想在清河镇清心修养两日，不妨将错就错，以大夫自居为好。”

狄公不禁疑惑道：“这是为何？”

苏炳天正色道：“狄县令或有所耳闻，因镇内坐落着一座皇家行宫‘碧水宫’，故清河镇一带盘查甚严，凡来往于清河镇的士民客商，百工技艺等人一律须在军寨登记造册，一旦有违禁触法者，刑罚极为严酷。狄县令若披露官身，恐免不了一番啰嗦盘诘。小校有一位京师老友，名梁墨，正是大夫，狄县令不如就以他的名衔注册备案，也可省去不少麻烦。”

狄公闻后，不觉云山雾沼，不明就里。

苏炳天转身叫道：“柳兵曹！”

柳兵曹应声入内，似早已在门外等候，恭敬呈递上一折方谏，狄公接过一看，原是一大红名帖，上书“京师大夫梁墨”，背面加盖了清河镇的军寨大印和朱批日期。狄公不好推阻，只好纳入袖中。

苏炳天忽然喟叹：“狄县令此番来清河镇作客游览，卑职倘有疑难，还可请教一二。”

狄公问：“苏校尉有何难事，不妨说与下官听听。”

苏炳天站起身来，走近墙上的地形图，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个圈。狄公定睛一看，正是“碧水宫”，苏炳天不禁蹙眉叹道：“不瞒狄县令，这清河镇风光旖旎，夏无酷暑，清凉宜人，故皇上三公主便年年驻蹕碧水宫中避暑，已经有四年了。”

“哦，竟有此事？”狄公这还是头一次听说，不过，对于三公主，他却早有耳闻。三公主绝世倾城，冰雪聪明，才艺绝伦，是皇上最为宠爱的女儿，被视为掌上明珠。如今公主已近待嫁之年，故满朝文武，王公贵族无一不趋之若鹜，跃跃欲试。但这驸马爷的人选，皇上却迟迟未定。

苏炳天接着说：“这四年来卑职为这地方靖安疲于奔命，席不暇暖，耗尽心力，倘她在这儿稍有闪失，我们如何担受得起？”

狄公不解：“难道这碧水宫内之警卫也是校尉的公务？”

“不，不，卑职只管摄清河镇镇内以及周边水路衙司的公务，碧水宫内尚有一位大人分掌宫禁。官位最高的是总摄宫内大权的内承奉徐太监，侍奉公主及掌管宫女侍婢；其次是宫掖林总管，掌管宫内其他人事；还有翊卫中郎将康文秀。康将军正是卑职的上峰，他担负碧水宫内外周边的安全

值守，事关重大，疏忽不得。”

狄公道：“我见这清河镇水路通达，物阜民丰，商贸兴盛，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太平盛世景象，校尉大可垂拱而治，又有何忧？”

苏炳天摇头轻叹：“狄县令所言极是，这清河镇地方不大，地理僻静，为防止瘟疫流行，一律严禁乞丐、小偷、流民、娼妓入境。任何违禁触规者将会被视为欺君，重则凌迟，故此地向民风淳朴，罪恶鲜见。”

“这样一来，苏校尉的公务仅仅是地方上的日常掌理，岂非很轻松？”

苏校尉阴郁地摇摇头：“狄县令此言差矣，这清河镇固然大体靖安，却难保没有胆大妄为的巨奸大猾游窜于此，兴风作浪，扰乱地方安宁。”

“苏校尉说的莫非是青鸟账房戴民被害的案子？”

苏炳天道：“此案的确甚为恶劣，不过那戴民是在去邻县的山路上被人杀的，尸身被投入大清河，顺流而下漂到了清河镇。故此案卑职尽可推诿，移交邻县地方即可。对了，这里有几样东西是从戴民的尸身上搜得的，也可一并移交。”他用手指了指桌上的一折地图，一把算盘，一沓名刺和一串铜钱。

狄公展开那潮湿的地图，只见从清河镇到邻县十里铺的山路标注了一道粗重的朱墨。

“狄县令，戴民那厮偷了魏成二十两银子正是沿着这条山路潜逃的。还劳烦狄县令将这把算盘并一串铜钱拿回青鸟旅店还与他，不然他还会污我苏炳天昧了他这点家当哩。”

狄公应允，将算盘纳入袖中，又用手拿起铜钱道：“将这算盘、铜钱还与他无妨，但在移交文案中需提一笔，这算盘、铜钱与人命案或有某种关联也未知，说不准，戴民原是去那十里铺收账的呢。”

苏炳天笑言：“这个狄县令尽管放心，俗话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账房先生离不了算盘和账本。这账房先生去收账自然少不了带上算盘，这些卑职一定在文案中交代。”

狄公又问：“校尉是如何得知戴民偷了魏掌柜的二十两银子？”

“呵呵，狄县令还有所不知，这魏成是个十足的怪吝鬼，一毛不拔的铁

公鸡，柜上有多少纹银散钱记得一文不差，这二十两银子不翼而飞，简直是剜了他的心头肉一般，怎会善罢甘休，故而一口咬定是账房戴民偷窃，继而畏罪潜逃。青鸟旅店生意兴旺，赚得是盆满钵盈，可他为人极为刻薄，哪怕是对老婆也吝啬得很，这不，听说他老婆前几日也跟人私奔了，目下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情都做绝了，恐怕是报应哟。好了，勿让这些败兴之事扫了狄县令在此休憩垂钓的雅兴，这两日久晴初雨，细雨绵绵，正是钓鲤鱼的好时机。倘若狄县令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尽管来军寨找我。不过切记你的身份是京师大夫梁墨，万不可疏忽。”

苏炳天恭恭敬敬将狄公引下楼，柳兵曹开了辕门，外面正大雨倾盆。

“这鬼天气！”苏炳天低声咒骂了一句，又面含歉意道，“狄县令，小心慢走，所幸青鸟旅店离此地不远，出了辕门向南百来步便是。”

第三章

狄公将油毡布遮住头，在瓢泼大雨中疾步快走。此时已近晚饭时分，青石板大街上杳无一人。懵懵懂懂被人摆布了半日，一阵冷雨倒是令他清醒了不少。狄公觉着清河镇内的一连串怪事很是蹊跷，这校尉苏炳天并不简单，伶牙俐齿，心思缜密，他口口声声说为这清河镇的地方靖安殚精竭虑，疲于奔命，却又对戴民惨死的命案不甚挂心；他让狄公勿要披露官身以免去许多的麻烦和盘诘，却又精心策划，要他以京师大夫梁墨的假身份自居，苏炳天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真是叫人捉摸不透。狄公心头渐渐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摇了摇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青鸟旅店的门廊拱柱上高悬着一盏硕大的华灯，在暴雨的拍打下飘摇不定。青鸟旅店的正对面就是九霄旅店，犹豫片刻，狄公一脚踏入了青鸟旅店的大门。狄公抖掉身上的油毡布，跨入空旷的店堂，此时店内已上了灯，两排铜烛在墙壁上投下怪异的光焰，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

“先生，上等客房已满，只有二楼还余一间小室。”账台后面的小伙计告知。

“屋外大雨滂沱，能有地方落脚，已是幸事，小室无妨。”狄公在登记册上填写毕，要了房号，便从怀里掏出那把算盘并一串铜钱交与那伙计，“军寨的柳兵曹要我将这两样东西送回贵店，这是从戴民身上搜得的，想来贵店做生意少不了它。”

伙计谢过狄公，将算盘放入抽屉，道：“魏掌柜还以为包袱里有他的二十两银子哩。真是活该！”说着他转头悄悄望了一眼不远处正伏案算账的魏成。

小伙计引狄公来到了客房，狄公匆匆收拾一番便去了汤池沐浴。

汤池这时客人寥寥，隔着竹帘，狄公听见从汤池里传来几声粗哑刺耳的声音。狄公脱了皂靴弃帽和汗津津的衣袍，掀了竹帘。池中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正在热气蒸腾的水池中相互扑打，池边的青瓷砖上支着一方竹榻，一个大腹便便，神色倨傲的年长男子正坐在上面吃茶观战，身旁的使役正在替他揉肩。狄公下了汤池自顾沐浴起来，洗净了一日以来的肮脏臭汗，顿觉神清气爽，便也爬上池来，兴致盎然地在一旁观看。

“先生何方人氏啊？”竹榻上的男人开口问。

“在下梁墨，京师来的，是个走方的郎中。”狄公不卑不亢。

那人上下打量狄公那俊美魁伟的身子，不禁道：“大夫，看你身强力健，果然精熟修身之道！在下郎琉，从杭州来，是做绸缎生意的。这池中两位是随从侍卫。原本这清河镇游山玩水，不料遇上如此糟糕的天气。”

与狄公寒暄了几句后，郎琉唤来使役撤了茶几，端上干净衫袜。郎琉弹冠振衣，穿戴完毕，池中打斗的汉子也立刻起身擦拭，郎琉转身与狄公告辞，在两个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走出了汤池。

池中升腾的热气渐渐复苏了狄公紧张僵硬的四肢，他不由得腹内空空，饥饿无比。狄公爬上来，擦干身子，正欲穿衣，却见他的褙子似被人翻动过，内里东西一样未少，但军寨签押的大红名帖却湿了一角，心中不由疑窦丛生。

狄公回到房间，推开槛窗，只见此时大雨已停，窗外一轮明月挂在半空，银色的清辉倾泻而下，月光下的清河镇格外静谧优美。狄公不禁暗自

赞叹这里的景色果然陶醉宜人，名不虚传，正欲将这一日以来的烦忧疑惑一扫而净，忽听得有人轻轻敲了一下房门，一位侍婢端着茶饭推门进来。只见她身姿袅娜，蓝裙红衫，玉颜黛眉，狄公瞅了一眼，猛然醒悟，这不是日间在码头上站在魏掌柜身旁的娉婷女子吗？

“小姐好生面善，今日在码头上认尸时似是见过。”

“哎呀，客官真是好眼力，军校吩咐店里去两个人方可认尸，戴民在这镇上无亲无故，魏掌柜便带小女子去了。”

狄公“哦”了一声：“果不出所料，小姐看去便不是个粗使丫鬟。”

女子莞尔一笑：“魏掌柜是小女子的远房叔叔。半年前，我父母过世，叔叔便将我带过来帮忙料理店中事务。今日，听闻戴民的死状，店中的丫鬟都吓得不轻，没有一个人敢去认尸……”

她为狄公倒了一杯热茶，狄公透过烛光仔细打量，只见她动作灵巧，姿态优美，举手投足间散发出难言的魅力。狄公发觉这女子不仅貌美，且聪明伶俐，颇有城府。

“小姐，在下今日在楼下汤池沐浴时，遇到一位姓郎的商贾，你可认识？”

“客官指的莫非是杭州的郎大掌柜？他是我们店里的常客，这清河镇还有他的一处绸缎商铺。他有钱得很，每次出行前拥后呼，排场极大，这次他已住了半个来月，楼下西厢一溜上等房全被他的一帮人包了。”

狄公点头，又问：“今日在码头上听魏掌柜说，账房戴民偷了他二十两银子逃跑，此事当真？”

她鄙夷地嗤了一声。

“我这远房叔叔脑子里就装着钱，他为人精明刻薄，视财如命，说不准他是想借此从官府讹一笔呢？切勿信他。不瞒客官说，戴民为人十分忠厚老实，断不会干偷鸡摸狗的事，且他身上一般不会携大笔现银，不知强人为何偏偏要如此残忍地加害于他？”

“以我之见，那歹人原指望他身上有钱，他是旅店的账房，哪能无钱？谁知硬是未能从他身上搜出一星半点的银子来，故恼羞成怒，一气之下便

下了这般毒手。小姐似与戴民很是熟稔。”

她脸上闪过一道薄薄的红晕：“客官说得不错。本就是一个店里的，怎能不熟？且我们常一同去大清河里捕鱼捕虾，他生于斯长于斯，水性极好，这大清河上下九九八十一道弯，他烂熟于心，闭着眼睛都数得出来。倘不是我划得一手好船，他才不会理会我这个丫头片子呢！我们虽熟稔，却无其他。他已心有所属，哪会在意我的存在……”她紧咬住嘴唇不再说话，顿了顿又道，“如今他既已不在，告诉你也无妨，他早已被我那婶子迷得神魂颠倒了。”

“什么？你婶子？不就是魏掌柜的夫人吗？”狄公大吃一惊，“那魏夫人年龄可不小了！”

“的确如此，我婶子杨氏要比戴民年长上十岁，但她生得白净标致，又不曾生养，故显年轻。哎，只可惜戴民也是单相思罢了，我婶子并不理会他的一片痴心，客官也许已听说了，数日前我婶子已随人私奔了。”

“可知道与你婶子私奔的那人是谁？”

她使劲摇摇头：“我婶子的计划极为周密，走前竟连魏掌柜都丝毫没有觉察出任何异样，且她平日里端庄稳重，不苟言笑，谁会想到其实她心里早有人了，消息传来，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罢，她朝狄公浅浅一笑，“客官温文尔雅，谈吐不凡，奴家很是钦佩。”

狄公笑而不语，又道：“想必魏夫人这一出走，魏掌柜定是茶饭不思，彻夜难眠，心中苦不堪言啊！”

她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说来也怪，他似乎并不怎么挂心，反而终日像个没事人儿一般，前几日我见他在账台边还哼着小曲呢，有道是从来薄幸男儿辈，哎……”

狄公心中顿时恍然，魏杨氏和戴民已经成功地将这丫头蒙在鼓里。他俩已约定，杨氏先行一步，到邻县的十里铺暂住一阵，待戴民几日后过去与之会合。戴民身上携带的地图不正是将从清河镇到十里铺的一线山路用朱笔描画了吗？谁知半路杀出的强人竟将他害了。目下杨氏必定还在十里铺空等，他得赶紧将这些情况尽快告知苏校尉，以便及时传达给审理此

案的邻县衙门。看来戴民的死并不简单啊！

狄公从沉思中醒来，发觉女子正满脸疑惑盯着自己，不觉尴尬，忙讪笑道：“才闻小姐划得一手好船，在下正好想在这大清河垂钓赏景，不知小姐可否赏脸同游啊？”

女子笑意盈盈：“明日一早我就划船载你去，沿大清河上溯几里地便有个垂钓的绝佳地，唤作‘银石滩’，我带你去。”

狄公连忙感谢，又道：“啊，在下愚钝，敢问小姐芳名啊？”

“紫芪。奴家这就告辞了，梁大夫，好生歇息吧！”

紫芪走后，狄公悠然品了一口香茶，心满意足，窗外明月高悬，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楼下传来一阵月琴声，琴音如泣如诉，高低悠扬，似曾耳闻。狄公不觉倦意全消，雅兴袭来，心想睡觉还早，不如去雨后的街市上去闲步溜达一阵，既可呼吸新鲜空气，又可赏玩夜景。

狄公刚走下楼来就看见魏成正在与一个小伙计耳语，见到狄公，魏成立马迎上来：“梁大夫，外面有人找。似病家告急求医，特意来请先生过去瞧瞧。”

狄公向门口一看，只见一个管家模样的人正在向内张望。见狄公出来，那管家点头哈腰上前道：“家中有人急症，还劳烦梁大夫前去一看。轿已备好，大夫请！”

狄公寻思，他以大夫梁墨的身份出现在这清河镇尚不到半日，怎会惊动这镇上的土官百姓，定是那苏校尉有急事相告，故谎称加病请医。于是便随着那管家走向巷口，果见一黑帘大轿，旁边站着一式黑衣黑裤，紧身装束的六个轿夫。狄公掀开轿帘，正欲上轿，突然呆住，原来轿内端坐着个年轻姑娘，她身披青色云纹织锦斗篷，肤白眉黛，神色傲然，一双凌厉的大眼睛正紧紧瞅定自己。

狄公慌忙后退一步，欲合上轿帘，再问端详，那姑娘却道：“梁大夫进轿来细说不迟。”声音温润却不乏威仪，说着身子朝里边一挪。狄公一踌躇，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上轿。刚一坐定，轿帘便从外合上，轿夫们麻利地抬起轿子，大步流星地走了。